



扫二维码，
关注草地周刊

彝海结盟：血脉延续，情义传承



沈尧伊作 新华社发

81 年前，刘伯承和小叶丹在彝海畔歃血为盟，成为长征途中的传奇一幕。

对于中国革命来说，它是我们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伟大实践；对于彝族儿女来说，它将古老文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。

作为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，行走在凉山大地上，我们发现，另一场战斗正在打响

本报记者吴光宇

43 岁的沈建国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海河边的一个小区里。尽管盛夏时节酷暑难耐，但在太阳落山后，海河边的晚风却很清凉。沿着河堤，他会一直走到邛海边。

西昌城里的黑彝公务员

凉山总人口近 500 万。在这里，除了彝族，还有汉、藏、回、蒙等 14 个世居民族。如今，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早已不是稀奇事。在凉山的许多黑彝家支中，已有一些人和其他民族“开亲”

邛海湿地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，如今已成为凉山旅游的地标。

这片有些神秘的土地富有多样的自然风光、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充满特色的美食。
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沈建国是不太起眼的那个——皮肤黝黑，头顶上毛发稀疏，不笑的时候看上去有些严肃。

“我是黑彝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神色中有一丝难以被捕捉的自豪。

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。在黑彝，在解放后民主改革之前，曾意味着身份的高贵。如今，旧时代的阶层早已被打破，对于沈建国来说，“黑彝”二字的意义仅代表着自己作为一个彝族人，血统依然纯正。

81 岁的老母亲对此非常看重。正因如此，沈建国的妻子也是一位黑彝。

只是，家里的人并不兴旺。早在幼年时代，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妹妹因病夭折。他不敢在母亲面前提起这些伤心的往事。老人的眼泪一落下来便止不住。那些忧伤的童年记忆虽然挥之不去，他却宁愿深埋心底，绝口不提。

自从 2000 年从深山里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转业到地方，沈建国一直生活在西昌。如今，他是凉山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的科长，轮到值班的日子，他会挂上工作牌，端坐在州政务中心的窗口接待办事的老百姓。

凉山总人口近 500 万。在这里，除了彝族，还有汉、藏、回、蒙等 14 个世居民族。如今，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早已不是稀奇事。在凉山的许多黑彝家支中，已有一些人和其他民族“开亲”

沈建国有两个儿子。对于他们将来的婚姻，他表示，将“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”。

核桃树下的果基伍哈

有一天，老师带同学们去春游，在彝海畔动情地讲起红军过冕宁的故事。果基伍哈发现，原来当年与汉人结盟的爷爷还有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——小叶丹

从成都出发，沿着 G5 京昆高速公路行驶 330 公里，从彝海出口下高速，再沿着 G108 国道向南行驶，拐进一条岔路开始爬山，路旁的山坡上有一棵茂密的核桃树。据当地百姓讲，树龄已超过百年。

这棵核桃树旁，曾经坐落着果基伍哈的家。80 多年前，他的爷爷果基约达也住在那里。那时的凉山还处在奴隶社会，等级森严。

从西昌北上通往大渡河，有两条路——一条是经越西的“官道”，另一条是穿过拖乌地区的密林小道。

拖乌地区的深山中，居住着果基、罗洪、保伍三个家支。果基约达是黑彝，也是果基家赫赫有名的家支首领。

虽然三个家支经常相互“打冤家”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仇敌。那时的彝区流行着一句谚语——“石头不能当枕头，汉人不能做朋友。”

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源于历朝历代对凉山严苛的统治。“不尊重民族习惯，不把彝族当人，用高压的方式管理，导致彝汉之间矛盾很多。”果基伍哈说。

历代统治者把彝区视为畏途，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。1863 年，太平天国“翼王”石达开部曾深入此地，前有清军拦截，后有彝人围攻，最终在大渡河畔惨败于清军，折戟安顺场。

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该地的彝汉矛盾更加突出。各个县里都有国民党的驻军，许多无赖混在驻军中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

然而果基约达是个另类。多年来，他走南闯北，认识了不少汉人。81 年前，他甚至与“不能做朋友”的汉人歃血为盟，结为了兄弟。

果基伍哈虽然出身黑彝族，却从未因此感到身份尊贵。在“文革”浩劫中，虽然家境早已败落，却被划为地主。这顶“帽子”，直到他上小学二年级才摘掉。

有一天，老师带同学们去春游，在彝海畔动情地讲起红军过冕宁的故事。果基伍哈发现，原来当年与汉人结盟的爷爷还有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——小叶丹。

三年级下学期，果基伍哈从彝海乡转到县城读书。他给自己起了个汉族名字，叫作沈建国。

彝海畔的诺言

“歃血为盟后，他们互赠了礼物。刘伯承把手枪送给了爷爷，爷爷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刘伯承”

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

在海子边结为兄弟，如有反复，天诛地灭。”“我果基约达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，如有三心二意，同此鸡一样死去。”

1935 年 5 月 22 日，彝海见证了红军长征史上伟大的一幕。

结盟仪式按照彝族的风俗进行。虽然没有酒，毕摩(巫师)将一只大红公鸡的嘴角剖开，将鸡血滴进了盛着彝海湖水的碗中，二人一饮而尽。

81 年后，湖水依然清澈，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。聆听着沈建国的讲述，那段光荣的历史依然让人热血沸腾。

1935 年 5 月，红军到达泸沽后，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发布了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，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，打倒军阀。

5 月 19 日，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、聂荣臻为政治委员、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队，准备借道彝区，抢先渡过大渡河。

刘、聂二人都是四川籍，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，阅历丰富、作风细致，非常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，对彝区风俗和家支情况比较清楚。

5 月 20 日，先遣队占领冕宁县后，立即释放了被扣押在城内“坐值换班”的彝族家支人质，并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，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。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，回家后当了红军民族政策的宣传员。

“在冕宁待了一天，先遣队到了大桥镇，从那里往东都是果基家的地盘。老百姓告诉刘伯承，借道拖乌地区需要与果基家支的首领交涉。另外，他还需要一个能跟果基家搭上话的人。”沈建国说，“一位在冕宁开酒馆的汉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‘中间人’。他与爷爷关系很好，过去爷爷去大桥镇都在陈家吃住。”

5 月 22 日，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，由陈志喜带路，率领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，进入果基家的领地。

“爷爷虽然自从红军到了凉山后就一直打听消息，了解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，对老百姓秋毫无犯，然而还是没有放松警惕，便在山上埋伏了人。陈志喜边走边喊话，红军也一直严守着决不开枪的规定。最后，爷爷的四叔先和萧华进行了接触，随后萧华被带到爷爷面前。”

“萧华告诉爷爷，刘伯承表示过，如有必要愿意与他结盟，并向爷爷再次讲了红军的民族政策。爷爷慢慢打消了顾虑，随后把刘伯承请到彝海边见面。过去国民党对彝族不当人看，爷爷从刘伯承身上看到了尊重，觉得这个人也很可信，与他相见恨晚。”

“歃血为盟后，他们互赠了礼物。刘伯承把手枪送给了爷爷，爷爷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刘伯承。”

结盟当日晚上，刘伯承将果基约达叔侄请到红军宿营地大桥镇，开怀畅饮。他把一面写着“中国夷(彝)民红军沽鸡(果基)支队”的红旗赠给了果基约达，并任命他为支队长，并当场写下任命状。

次日，果基约达带路，带红军进入拖乌地区，直到走出家支领地，双方才依依惜别。而后，红军后续部队也沿着“彝海结盟”这条友谊之路，顺利地通过彝区，迅速抢渡大渡河，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。

小叶丹一直信守着诺言。红军走后，国民党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罪责，他被迫交出 1.2 万两白银和 120 头母羊。但他不肯倾家荡产，也不愿交出队旗。他将旗帜珍藏在背篋下特制的夹层里，随身携带，还不断叮嘱妻子：“万一我死了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，将来

交给红军。”“1950 年，西康省解放后，奶奶依照爷爷的遗嘱，把藏在百褶裙里的‘中国夷(彝)民红军沽鸡(果基)支队’的队旗献给了政府。”

共产党也信守着当初向彝族同胞许下的民族自治的承诺。1952 年，凉山成立彝族自治州，1955 年，改成为自治州。

血脉延续，情义传承

在见证了刘伯承和小叶丹兄弟情义的冕宁县，任务更加紧迫——根据凉山州定下的目标，该县将于 2017 年实现脱贫

高中毕业后，沈建国和表兄伍龙一起被保送到北京大学。伍龙去了中国人民大学，他进了中央民族大学。在上学期间，学费、生活费全免。

“国家没有忘记彝海结盟的后人。”他说，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心怀感恩。

1997 年，伍龙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工作。沈建国一心想参军。“总有一点父辈的情结在那里。”

然而，最终由于身体原因，沈建国只在部队待了几个月，就来到了现在的单位。

“同事都说，你有小叶丹孙子的身份，应该上个台阶啊。可我觉得，做什么、在什么岗位不重要，我应该像颗螺丝钉一样去发挥作用。”

他说，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后人，如今已到第三、第四代，至今还传承着父辈们深厚的感情。

而小叶丹所属的果基家、他的妻子所属的保伍家，也诞生了诸多的彝族精英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，现在都生活在凉山，并继续为家乡的发展做着贡献。

保伍家族中，伍清华历任四川省常委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国家民委副主任、党组副书记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、西藏军区政委、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，是家支中从政者的代表。

1983 年 2 月，他作为起草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，直接参与、组织和领导了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的起草工作。

如今，伍清华的孙子伍晋刚已成长为一位研究彝族文化的专家。他说，正因为有了长征途中的“彝海结盟”，才使得封闭的凉山彝区向外界敞开了大门。从此，中国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，得以进入，并与彝族本土文化形成互补。对于中国革命来说，它是我们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伟大实践；对于彝族儿女来说，它将古老文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。

行走在凉山大地上，我们发现，另一场战斗正在打响。

作为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，凉山要在 2020 年以前摘掉 48.7 万顶贫困帽。在见证了刘伯承和小叶丹兄弟情义的冕宁县，任务更加紧迫——根据凉山州定下的目标，该县将于 2017 年实现脱贫。

2006 年，沈建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“爷爷跟着党走，后人更要传承发扬。作为小叶丹的后人，生活中要更加自律自强。我们虽不能做超越爷爷的事，但是绝不能给爷爷脸上抹黑。这一点，子子孙孙都要传承下去。”

往事

彝海结盟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珍藏着一面“中国夷(彝)民红军沽鸡(果基)支队”队旗。它见证了一段彝海结盟的珍贵历史，记录了红军和彝族人民的深厚情谊。

借道“畏途”闯出绝境

1935 年 5 月，一路历经艰险的中央红军，又几乎陷入了与太平天国“翼王”石达开一样的绝境：前面有大批国民党军迅速集结，进行截击；后面有 10 万国民党军尾追而来，分几路对红军进行夹击。中央红军要想跳出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，必须尽快渡过天险大渡河。

当时，从中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，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，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条是大路，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，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，由此渡过大渡河；另一条是小路，从泸沽过冕宁，经大桥镇、拖乌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。

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，所以在路上布下重兵围追堵截。蒋介石的判断自有其道理，因为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，使彝民对汉人充满猜忌、敌视，彝族区的小路被视为“畏途”，汉人军队要想通过这一地区很难。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，为了避开强敌早过河，决定走小路。

5 月 19 日，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、聂荣臻为政治委员、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，准备借道彝民区，抢先渡过大渡河。

彝区受阻一波三折

1935 年 5 月 22 日，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，率领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，进入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民区。

刘伯承、聂荣臻亲自对官兵进行动员，指出彝民不了解红军，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民的信任，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，谁开枪谁就违犯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。

彝民区山路崎岖，古树参天，野草丛生。彝民听说汉族军队来了，就将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，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，不时挥舞着土枪、长矛，间或施放冷箭、冷枪袭击。红军只能边行军边砍树架桥，修整道路。

萧华通过通司耐心地向彝民解说红军的政策，可彝民仍舞刀弄枪不许红军通过。正在混乱之际，几个人骑着骡马急驰而来，通司认出为首的一个彝人是当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。

萧华向小叶丹的四叔说明红军与国民党军不同，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，进入彝民区不是打彝民，而是借路北上。根据彝人重义气的特点，告知刘伯承率领大批人马也要路过此地，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。

小叶丹的四叔将信将疑，但看到红军确实纪律严明，与国民党军不同，便喝退了围攻的彝族人，将红军拜盟要求报告给小叶丹。

歃血为盟传佳话

很快，红军就得到回话，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。此时，刘伯承正在为前进受阻焦虑。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，他决定亲自去举行结盟仪式。

结盟地点定在袁泉海子边。刘伯承到达后，小叶丹和另外几位彝族首领立刻上前，准备叩头行礼。刘伯承将他扶起，以诚恳的态度重申红军来意，表示将来红军打败反动派以后，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，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。

结盟仪式按照彝族的风俗进行。第二天，小叶丹亲自带路，引导红军进入彝民区，直到走出沽基家支地盘，才与刘伯承依依惜别。红军后续部队也沿着“彝海结盟”这条友谊之路，胜利地通过了敌人认为无法通过的彝区，迅速抢渡大渡河，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。

1950 年 5 月 21 日，西康省解放后，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，把“中国夷(彝)民红军沽鸡(果基)支队”队旗献给政府。

(张从田、李兵峰、马艺) 据新华社北京电